

那些年，往来徐州的酒仙们（下）

北宋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，苏轼来徐州任知州，“凡奇胜穷幽，恣玩未尝不至，”当年中秋，曾偕弟苏辙夜宿燕子楼，梦见关盼盼，留下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？空锁楼中燕。古今如梦，何曾觉梦，但有旧欢新怨，异时对南楼夜景，为余浩叹。”的词句。也开启了坡公在徐州的诗酒之旅。

苏轼作为一代文豪，是出了名的好饮善饮之人，虽然曾经自谓“平生三不如人”，意指喝酒、下棋、唱曲子三事。他自云少年时望见酒盏便醉，习练既久，亦不过三蕉叶（指小酒杯），但是他现存2800多首作品中，含有“酒”“饮”或“醉”等字样的多达659篇，接近总数的四分之一。如果算上诗人描写在清醒时叙及酒人、酒事，以及酒中热语、酒后真言等内容，其饮酒诗的数量就更多了。其晚年《饮酒四首》写道：“我观人间世，无如醉中真”“天生此神物，为我洗忧患”，实在深得酒中三昧。而由于东坡在当年北宋文坛的地位和他独特的人格魅力，在徐州的两年间亲朋故旧往来不绝，自然也是酒宴不止，酒歌无数……

两年间，苏轼和郑某人“秋月堕城角，春风摇酒杯”，酒杯不摇我自摇；和梁交“葛巾羽扇红尘静，投壶雅歌清燕开”，边喝酒边唱歌边玩骰子；和顿起“酒阑不忍去，共接一寸烛”，酒喝完了还不愿意走，还得再聊十块钱的；送傅倬“如今别酒休辞醉，试听双洪落后声”，不喝醉谁都别想走；和李公择“比年两见之，宾主更献酬。乐哉十日饮，衍衍和不流。论事到深夜，僵仆铃与驺。”两年见两面，见面就得喝，连着喝十天，仍然不过瘾，深夜接着聊，大山侃一宿，站晕了书童，冻坏了司机……“君才无不可，要使经百炼。吾诗堪咀嚼，聊送别酒咽”，你小伙子前途无量，但是还需多多磨练，我这首诗就像苦口的良药你得好好学习研究，借这杯送别的酒把药咽了吧；“别酒劝君君一醉……回首长安佳丽地。三十年前，我是风流帅。”临别的酒不醉不走，离别的话掏心掏肺，遥想当年哥在长安，那是相当那啥，美女如云、粉丝遍地，引领潮流，把握时尚，那家伙！



苏轼与苏辙

苏轼在徐州接待的第一位亲朋是弟弟子由。

熙宁十年二月，苏辙被征诏为应天府判官，苏轼由密州调任徐州，二人途中“会于澶濮之间，相从来徐”，苏辙和苏轼一起前往徐州并留住三个多月。

他们一起和前任太守欢聚，“故人留饮慰酸寒”“忘怀杯酒逢人共，引睡文书信手翻”，遇到朋友就喝到忘乎所以，公文随手处理，喝大了胡侃，老领导多次劝戒；一起“醉呼妙舞留连夜，闲

作清诗断送秋”；甚至横眠终日，“一醉逃烦暑”一起为朋友送行“铃阁渡清风，芳樽对佳客”；一起游百步洪，于汴泗船上饮酒品河鲜，“懒思久废诗，病肠不堪酒”，天天跟着子瞻哥喝大酒，连写诗也懒得动脑，肠胃也快吃不消了；一起在逍遥堂待客“山公醉似泥，困卧呼不起”；一起品尝张山人用南园水酿的酒……兄弟二人对床而眠，彻夜长谈，情谊甚笃。

苏轼与王巩

苏轼下车伊始，便写信勾搭王巩“彭城官居冷如水，谁从我游颜氏子……君归可唤与俱来，因行过我路几何，愿君推挽加鞭箠。吾侪一醉岂易得，买羊酿酒从今始。”意思是在徐州当官没油水，好在颜某够意思，我准备好羊和酒，你快马加鞭只管来。

熙宁十年八月，王巩来访，苏轼跟他一起同游山水，常常是白天诗酒尽兴，晚上两人才分别回家。元丰元年九月，苏轼徐州抗洪胜利的标志——黄楼建成，遍邀天下好友来徐州，王巩的车队如约而至，且排场极大，车队所经之处，行人无不侧目。在徐州的十多天里，二人天天把酒言欢，诗词唱和，好不惬意。王巩的住宅“清虚堂”就在徐州衙署之内。

对于王巩的再次来访，林语堂写到：“王巩，为人又是另一型。他是宰相之孙，出游之时，携一整车家酿美酒相随，因为他不肯饮酒肆所沽之酒。他随身有三个爱妾：英英、盼盼、卿卿，一起来到徐州。苏东坡对他的爱妾开玩笑，在他那‘百步洪涛’前的序言中，描写王巩携带梨涡美女下险滩，自己则身披羽氅立身黄楼高处，俯瞰她们漂浮水面，自己望之若神仙，或如李太白再临人间”。

不过林大师的描述有几处错误：一是三个爱妾并非王巩带来，而是徐州官妓；二是从苏轼《百步洪二首 其一》序可知，站在黄楼俯瞰的也并非王巩，而是苏轼本人。不过“不饮村酒”确实是王巩的行事之风，1078年苏轼黄楼雅集时，王巩再次来徐“连车载酒来，不饮外酒嫌其村。”且行事高调，自诩“恶客”，“恶客云是谁，祥符相公孙。是家豪逸生有种，千金一掷颇黎（玻璃）盆。”

元丰元年重九，也就是黄楼雅集那天，苏轼自然喝多了，对王巩说“我醉欲眠君罢休，已教从事到青州。”这里的“青州从事”典故用的很有趣，《世说新语笺疏·术解》：“桓公有主簿善别酒，有酒辄令先尝。好者谓‘青州从事’，恶者谓‘平原督邮’。青州有齐郡，平原有鬲县。‘从事’言‘到脐’，‘督邮’言在‘鬲上住’。”意思是说，我俩都喝多了，都到齐（脐）了。古人认为好酒到脐，差酒到鬲即隔膜。

九月十七日，苏轼和张山人、颜复、王巩游云龙山，留下了“醉中走上黄茅冈，满冈乱石如群羊。”的名句。短暂小聚后，王巩欲南行，临行前自然要欢宴送别，苏轼酩酊大醉，甚至无法给予由写家书。

苏轼与张山人

满山谷。”甚至一起看烧荒，“把酒看飞烬，空庭落缤纷。行观农事起，畦垄如纛纛。”

这天，苏轼又来找张山人喝酒，“惯与先生为酒伴，不嫌刺史亦颜开。纤纤入麦黄花乱，飒飒催诗白雨来。闻道君家好井水，归轩乞得满瓶回。”还打包了山人家的山泉水回去。张山人隐居处有园，苏轼甚至想跟着山人学种秫酿酒，没事就一起喝酒拼酒量，“从君学种秫，斗酒时相劳。”

徐州人不但善饮，且善劝酒，大约可以从张山人这里找到渊源。“提壶劝酒意虽重，杜鹃催归声更速。酒阑人散却关门，寂历斜阳挂疏木。”以至于坡仙“入城都不记，归路醉眠中。”怎么回的城都不记得了——又喝断片了。

苏轼与梁交

宴欢迎。数日之后，梁交将赴莫州，苏轼又赋诗《送将官梁左藏赴莫州》以及作词《浣溪沙》送予梁交：“惟见眉间一点黄，诏书催发羽书忙。从教娇泪洗红妆。上殿云霄生羽翼，论兵尺牍带风霜，归来衫袖有天香。”字字句句流露出对梁交的祝福与惜别之情。之后，其与梁交的交友，史料记载较少，故不知最后二人的交谊如何。

傅褐（傅国博）也是苏轼在徐州的酒友之一，有一次在傅家饮酒，来徐州检查工作的齐州太守李公择喝多了，苏轼听说以后专门写了两首诗调侃：儿童拍手闹黄昏，应笑山公醉习园。纵使先生能一石，主人未肯独留髡。不肯惺惺骑马回，玉山知为玉人颓。紫云有语君知否，莫唤分司御史来。

1079年三月，苏轼迁任湖州，回想徐州两年宦海，不禁潸然，遂作《减字木兰花 彭门留别》。“玉觞无味，中有佳人千点泪，学道忘忧，一念还成不自由。”算是对徐州最后的告白。

胡其伟

诗言志，酒载情。在苏轼的诗文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就是借酒抒怀，充分体现了在徐期间的畅快心情和“乐民之乐、忧民之忧”的爱民思想。“轻舟弄水买一笑，醉中荡桨肩相摩”“醉呼妙舞留连夜，闲作清诗断送秋”“从君学种秫，斗酒时自劳”等都是苏轼经常与朋友一起登山临水，寻胜访幽，诗酒唱和的例证。

1078年春天，苏轼来到徐州半年，已经交到了不少酒友，最著者莫过张山人，张天骥。张隐居云龙山麓，过着“读书北窗竹，酿酒南园水。”的闲适生活。而“郡守苏轼，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，饮酒于斯亭而乐之。”有时候还带着妓乐前来骚扰，“故将俗物恼幽人，细马红妆

苏轼在徐州的另一位酒友是被称为梁左藏的梁交，字仲通。苏轼曾说梁交“颇文雅，不类武人。”还毫不掩饰地道出了深层次的原因“家有侍者，甚惠丽。”1077年重阳节，王巩来访，梁交因病没出席，写了首诗表达歉意，苏轼次韵答之：“知君月下见倾城，破恨悬知酒有兵。老守亡何惟日饮，将军竞病自诗鸣。”我当文官的太守天天在喝酒，你做武将的倒是口称有病写起诗来了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晚上见了倾国倾城的美女。

二人曾于傅褐家中畅饮谈欢，“将军破贼自草檄，论诗说剑俱第一。”梁左藏的文武兼备令老夫折服，一直喝到醉卧东堂，叫也叫不醒。

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七月，梁交自应天府回徐州，苏轼作《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》：“城西忽报敌人来，急扫风轩炊饭麦。……问羊他日到金华，应许相将由阆苑。”听说老朋友来了，赶快生火做饭，开